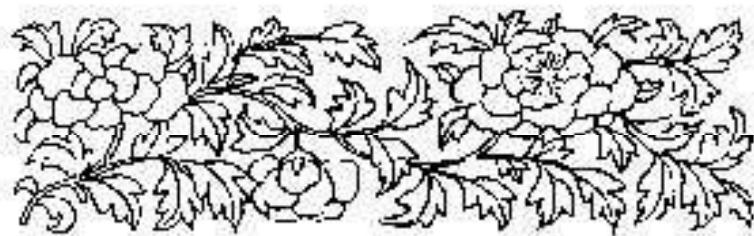


國
朝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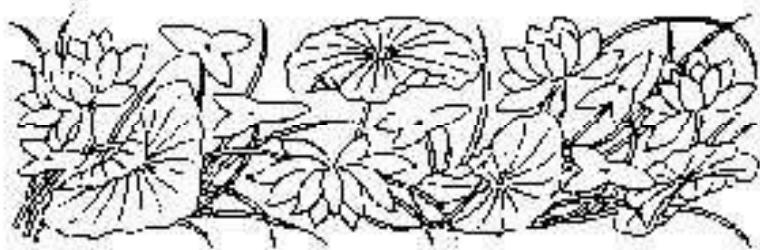
曲
府
集
全
集

曲府集全集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本人陳健民，出生於湖南攸縣，現為美國公民，居住於加州阿拉米達郡柏克萊市，謹此聲明此為本人之最後遺囑。

一、以往所有遺囑皆作廢。

二、本人所有著作永遠維持非賣品供衆，但是僅收成本出售流通亦可。所有本人著作之出版皆應事先徵得林鈺堂居士之同意。

三、本人之所有銀行存款，於付清房租、醫藥費、火葬費、等開支及完稅後，分別贈予如下：

1. 總額之一半由在湖南之親屬陳相攸、陳公鑑、陳公駒、及潘雪明四人之尚存者平分。

2. 總額之一半捐贈普賢王如來壇城，供做下列用途。

(a) 其中四分之一充做台灣金山五輪塔之維護基金。

(b) 其餘四分之三充做本人骨灰塔之建築基金。此塔應建於台灣金山五輪塔之近側，但不得移動五輪塔本身。

四、其餘所有產業，包括佛像、佛書及法器等，皆贈於林鈺堂居士，以供下列用途：

1. 所有佛像集中一處，供大家禮拜。

2. 所有本人收藏之佛書集中一處，供大家閱讀。

五、本遺囑所未題及之任何親人皆不得繼承本人之產業。

本遺囑之執行全權委任林鈺堂居士且免其繳納保證金。林鈺堂居士得自行決定執行之方式及細節。若有未盡事宜亦委林鈺堂居士全權處理之。

陳健民

立遺囑人：陳健民 簽名 Chien Ming Chen

住址：2108 Shattuck Ave. Apt. 4
Berkeley, Ca. 94704

見証人：黃百助
Juan Bulnes

簽名：黃百助 Juan Bulnes

住址：2000 Colony St. #5
Mountain View, Ca. 94043

見証人：黃明德 簽名：黃明德

住址：33779 Quail Run Rd.
Fremont, Ca. 94536

簽名：Donald Huang

見証人：閻忠

簽名：閻忠 Ching Kam

住址：4743 Wild Meadow Reach
Santa Rosa, Ca. 95405.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

國
朝
版

印
泥
齋
短
竹
集
上

錢
集
千
卷

曲肱齋全集

第十九冊

目錄

短笛集上集

相片

陳上師遺囑

李俊承先生題詞

李世華先生題詞

作者題詞

羅序

附羅膺中夫人趙納秋女居士寄贈作者原稿影印題跋

趙納秋
張澄基

13	11	9	5	4	3
----	----	---	---	---	---

我的丈夫的詩生活.....勸道

朝佛類.....

讚頌類（附《易教頌》）.....

童心類.....

寓意類.....

關俗類.....

無常類.....

感謝類.....

慚愧類.....

山居類.....

岩居類.....

山居類.....

寒林居類.....

山城居類.....

船居類.....

短笛集故題四十字藉絃勝因

大歎楊柳教真如抄入詩
襟心游般若字說意然

舉世方甜夢沉君短笛吹
声音傳八表大化有何疑

慧贊 李俊承



相竹葉一枝半紀金

玉蜀黍五粒止銀

谷兼旨以川流穎識之回

參世參蘆是

奉謝

寬裕先生詩贊所授詩卷

宣惟笑樂福榮之日思痕夢
隨義人隨我鳥謝烹圓弓授
此篇

鍾氏呈稿

时间丙子年冬月



恭謝

悦之枝葉之勢

鉢劍一杯酒
はま電福達

流朱子貞道追長枝枝ち皆

徳弟経ちテ

芙蓉立根着岸



拙集將問世念及

膺中先兄未及親見 感泣賦此寫寄

納秋嫂教正

插翼何時禮墓前 焚錢火裏化詩篇
西方料得難忘我 笛短心長年復年

丁酉冬弟陳健民書於北天竺

臨湘河必至故漁舍結伴且泛扁舟回思奪繼能勝
下玄不以還年腸閑來

膺中兄姪秋波便函

弟陳健民書陳勦送浦贈圖

右作者之夫人陳勦道女居士所繪詩，經羅膺中夫人、趙紉秋女士攝影寄贈

校者附誌謝意

羅序

攸縣陳健民居士近輯所爲絕句，曰《曲肱齋短笛集》，屬爲編次，兼索弁言。居士以無盡悲願，示現維摩，承事康、藏諸大德，一徑直超，早覲本面，囂囂自在，爲無事人。其所契證，具見《曲肱齋反省錄》二十篇，自非無目，孰不驚歎。今此集則無事人之無絃琴韻也。夫法門無量，機感多途，而婆婆有情，耳根最利；是以馬鳴大士郊市行歌；密勒日巴深巖獨唱。其在震旦，則有寒山、拾得二大士，以老婆之心事，爲童子之謳謠，此皆獅子雷音，攝于短韻，應衆生性，普被三根，蓋後世禪門詩教所宗法者也。居士此集，發唱戊寅，編及乙酉，爰自雪山晏坐，迄於兵後寧家；聖諦凡情，無不畢納，隨緣顯色，如帝網珠，而無量智悲，翛然不掩，吟諷再四，不知涕泣之何從也！善讀者隨其夙植，各領所會，下亦厭離塵縛，上可直契無生，智印佛恩，于是乎在；雖以庸之不敏，摸象指月，與

有得焉。編既竟，爰弁數言，用當禮讚，籟音谷響，識者詳之。

丙戌秋盡江都羅庸謹序

尼清二首其一

曉馬已隨使遠迹深池一落幾千年。盲人夜半長嘯顧天

到天明歌不憐。

其二

涓涓何如百尺泉。笑回本覺桑田。涅槃未必誰相送。得

力平生解自憐。

羅膺中夫人趙納秋女居士寄贈作者原稿影

印題跋

此集膺中生前受託陳先生校編，校編既已，付印未果。膺中常以衆生不覩《短笛集》，不能沾陳先生法雨爲憾事，臨終頻囑秋以法爲重，切勿遺失。《短笛集》原由愚夫婦手抄數本分寄各友處。此次香港刊印者，爲秋寄存黃欽哉老居士處之稿。秋與陳先生久失音候迄今十載，最近由韓大載老居士處得陳先生印度地址，於通信中始悉短笛未停，出版有期，愚夫婦珍護陳先生手稿勝如牟尼寶。今蒙陳先生來函，慈悲以原稿相贈。秋感謝之餘，不忍甘露孤飲，法雨獨沾，撮印數首，刊之新集，聊以供養諸善士焉。

趙納秋誌於北京

按今本就原稿加入留印各詩再行分類，故編製略異，承羅趙夫人遙寄

陳先生手筆，特刊諸篇首，當爲讀者所樂覩也。

校者附誌謝意

張序

健民先生是我廿年的老道友，在過去廿年中，他無時不在苦修精進；他閉關禁足，實修定慧，前後已有十五年以上的歷史。他在佛法上的成就和造詣，據我所知，堪稱當今唯一的大瑜伽行者。在佛法中，他不但是我金剛師兄，幾乎可說是我的上師。我對佛法的認識，有許多是由他的啟發和指示才得到的。世、出世法中，我們都是共艱辛、共患難的同志，和興趣相投的好朋友。他的詩文，尤為我所敬佩；他的佛法文章，許多都是空前的劃時代的鉅著，可惜至今許多尚未發表。他的詩，因為都是至情之作，所以清新可誦，感人甚深。他深厚的中文素養，廣博的佛學知識，切實的修行證解，至真至誠的情感悲懷，加上身逢世亂，困苦流離，才能寫出這些不朽的詩句來。由他的詩句中，我們看見一個真正的學佛人，在艱難的菩提道上所灑的淚，所流的汗，所發的歡笑，和所得的滋味。陳先生

的《短笛集》，不但在一般文學上是一個輝煌的成就，在佛教文學中尤算得
起是千載少有的佳作。他的《短笛集》，將會給學佛人帶來豐富的精神食
糧，鼓舞他們的信仰和奮鬥決心。從他的《短笛集》中，人們將得到無比的
精神安慰，找出真確的人生指針。

張澄基 一九五七年六月

我的丈夫的詩生活

勸道

「直將身世當詩篇」這句詩，是他憶岱老一首絕句中的第二句，借來說他自己，是恰相合。本來他是一個純粹的佛教徒，平日對於蘇曼殊在學佛的立場上，沒有好評。他在與我結婚時，直至悟道以前，曾自禁止做詩，並且勸歐陽森老居士戒詩。有一「一息不來春去也，問君還有幾多詩」一句，所以本集中並無關於我倆結婚的描寫。在我未曾與他見面以前，就聽說他是個小詩人，他在十三歲時，已有《幼幼詩集》。當他禁詩時，居然自己把它焚燒了。據說蓮池大師的七筆勾，助成他的焚詩的決心不少；那時他正醉心於淨土宗。

他從諾那先師在匡廬觀心習定得見後，常常有種安樂刺激他恢復做詩，但是他仍舊堅持不做；只選些古人詠道頌古的詩句，自己誦誦。自從由西康木雅雪山閉關後，他才開始打破詩禁，他發願以詩詠道，只作絕句

或古風，仍然禁止做律詩。所以本集盡是絕句，《長歌集》便盡是古風，《出離》一歌，連用九十幾個同韻字，長至百八十句，一氣貫注。

他認為格律派的詩不適宜於詠道，惟是性靈派相近，但他卻在性靈派中別創機感派。機不自來，三月半載，不見一首詩；機自來時，頃刻之間，可得絕句數首。他說詩不是人做的，詩的本身，原來存在機中，他只寫現成的。所以他每一首絕句，至少各有一句從機中得來的，現成的，而這一句大多數都是每一首絕句的末句。其餘三句隨時依它的伴侶，順勢湊合的。有的自然是截律詩的中兩聯，如流水對，不須人去對，他自己本來就是兩對。如「有意傳君無法取，將心學我也難成；回頭總是君多事，撒手猶疑我薄情。」毫無一點人爲的勉強對仗的姿態。其餘大多數是截律詩頭尾四句的。

他的詩就是他的生活的寫照。他的禪生活與詩生活是分不開的。本集的止觀類、童心類、寓意類，似乎偏重在禪，而實際就是他的生活；山居類、巖居類、船居類、寒林居、家居，似乎偏重在生活，而實際就是他的

禪。禪是他的詩源，同時大悲也是他的詩源。如闢俗類、勸化類、國難類，很多都是淚，而不僅是詩。讀者可以直接聞到他的哭聲在本集裏。記得有次他在獻花巖出關後，家人會聚在一處。他笑著說，今天我要你們大家同我一起哭。我們正在笑著，他便唱著「四方散處一家人」那首絕句，弄得我們果然大家哭作一團。我哭著說他：「禪家最忌作弄精魂漢，你自己不肯弄你自己的精魂，卻要弄他人的精魂，未免太惡作了。」

他在密法修行中，也有些春王歌式類似《玉臺新詠》的詩，我並不禁止他發表，但是他自己卻要留著將來加入密傳中印行。所以本集令人哭的多于令人笑的，希望讀者將來在看他的密傳時，把這個缺憾補救罷。

他認為歐陽修的三上——馬上、枕上、廁上——固然易捉著詩機，而同時他有所謂三中——空中、夢中、閒中——也易得遇詩機。他有些詩是從空中天語得來的，有些詩是夢中、光明中見到的，大多數是在閒中碰到的。他嘗說、他的詩如從天空中攝取自然顯靈的神像，他不過將機關一按，便照下來。在本集「其他類」中，有些關於他的詩的見解，讀者可以

推知。他有時只得一句，就讓他一句擱下；有時兩句，就讓他兩句擱下。譬如他去西康時，在成都少城公園茶館中，有兩句詩「四座風生三寸舌，百年浪擲一杯茶。」留康前後學法譯經閉關三四年，再過成都，在街上見有一個小酒店，大門上懸有一匾，寫著「不醉無歸小酒家」，他就聯想到那兩句。用這句作第四句，路上便增加第三句「明朝未死且相約」，才完成這首絕句。成、渝間佛門同學，大半早已口頭相傳了。

他的心靈已詩化，所有見解也詩化，環境也詩化，詩中如「早已安排詩一篇」，如「依然處處見詩禪」等句，都已明明顯露了他似乎把宇宙看成一篇沒有窮盡的古風。他所經歷各種瀟灑的、困窘的、平靜的、顛沛的各種境界，就是一些悲歡啼笑的絕句。我們眷屬呢，不過是他的詩料。他的閉關學佛，無非欲窮究十方一切大樂智慧身的大樂根源，和千百億的化身大悲根源；這大樂、大悲兩個根源，就是他的詩源。他認為唐朝所倡的「詩禪合一」的口號，不夠為完整的佛教詩學，務必具足悲、禪、詩三位一體，方算完整。漢人詩集中，唯有《寒山》、《拾得》兩集合這個標準；藏

地《密勒祖師歌集》和其他祖師金剛歌集，都是從悲、禪、詩三位一體中產生的。吾人當追求詩源，不當追求詩學。當知我的丈夫曾經過一個禁詩的時期，已在上面介紹過了。

我的丈夫的詩生活，簡括說來，他是生活在詩裡，卻不是詩產生在他手裡。他所創造的機感派，所謂詩機，原來在無始以來就存在的，在無終以後，是不會窮盡的。詩機在先，感召的人在後；代代都有感召的人，不是那一朝那一位可以霸佔的。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此所謂風騷，如彼山河大地，原來先詩人而存在的。國難中他預知其事，先攸縣淪陷三日歸來，他把我和我們的兒女帶著在他的詩境中生活。詩中所謂「途逢佳景且閒立」，我們都在閒立著；所謂「邀來明月過平沙」，我們都在過著。我們許多國難應有的苦惱，都在他的詩境中消失了。希望讀者都加入他的詩境中去生活，裏面有大悲，有大樂，有笑有啼，卻都是超世的一個境界。我的丈夫，他早已不單是我個人的私家伴侣，他已獻身如來家，也就是獻身給讀者，願讀者的賞鑑，比我更能深進

一層，這是本文最後我所期望的尾聲。

拾影臥虛坪夕陽空限
情致遙天欲暮虎野
之止行

辛丑初轉注輪紀念日

翁君士畫于王槐茅蓬

朝佛類

夜繞菩提場

佛去三千載，明星夜夜天，菩提樹下客，空願拜年年。

黃昏禮鹿野苑初轉法輪塔

塔影臥空坪，夕陽無限情，路遙天欲暮，鹿野少人行。

靈山小坐

夢掃鶯翅塵，恍然證夙因；飛來還繞頂，疑似拈花人。

時在鑪霍閉關。

禮涅槃佛相

木塑涅槃佛，涅槃塑不成；長空寥廓盡，不勝雙林情。

朝給孤獨園

遠望兩三村，無人可對言；碎磚零亂處，佛在給孤園。

小住給孤獨園閉關一月

認日孤園坐，原無所用情；忽悲去古遠，日暮野干鳴。

禮那難陀寺

頽牆可跨過，古寺那難陀；欲起玄奘問，風沙拂面多。

再朝給孤獨園憶衡老

西竺同遊路，天涯獨轉蓬，焚香對坐處，彷彿見衡翁。

登靈鷲峯長嘯

高處更無鄙俗情，一層身比一層輕，攝來五濁無明氣，併作靈山嘯一聲。

小住給孤獨園

一株祇樹陰，古寺獨彈琴，多少花先謝，給孤莫是今。

朝靈鷲山

多年景仰止靈山，一到靈山便欲還，記得傍花隨柳路，風光不異此山間。

答友人問旅印經過

靈山別後渡恒河，半跕未離佛所過；也到心行不到處，說來依舊是娑婆。

張相誠先生欲赴德里醫日朝靈山後罷醫言旋

既到靈山後，原無眼裡花，光明終不散，一笑便還家。

張相誠先生朝涅槃佛見昔賢肅立

涅槃一會到于今，猶見昔賢聆法音，自是君家開慧眼，非關玉影寄雙林。

喜七娘朝聖地歸

人生能得幾回朝？二月春光未浪消，會取金剛經裡意，好將家事付兒曹。

朝西康德格諸喇嘛寺途次口占（遇西康甘孜融巴岔）

亂石途通融巴岔，隈峯傍嶺兩三家，未曾裝態作新客，怪主人呼柘喇嘛。

柘：藏音，漢也。

馬上口占

四首

馬蹄輕踏絲絲雨，麥浪頻翻浩浩風，水鳥低飛拍亂石，客心搖曳過長空。
蹄到水邊宜飲馬，晴開雨後放高歌，牧童也解個中意，獨立山頭一笑呵。
路到平坡輕打馬，途逢亂石緩加鞭；平生不作虧心事，巨盜難收買路錢。
閒情一脈三千里，麥浪頻翻五月天，孰謂風塵勞草草，時逢花月慰拳拳。

禮鑪霍瘋子喇嘛洞

覺到人間都說瘋，空王去後洞還空，法身果許常相見，誰是來遲誰去匆？

馬上放歌過雪山

快蹄彷彿青雲過，雪嶺飛騰一剎那，激石泉聲求答響，松濤催我放狂歌。

馬上口占

到處平安似故鄉，承恩最是馬頭王，佳期道上將何供？油菜花開四面香。

朝靈鷲山歸途口占

到此都無談話分，歸時似有笑聲傳，拈花昔日人如在，只是凡夫自變遷。

祈禱開許試用金剛座夢菩提樹上開紅花大如車輪

二首

明星普照佛雙跏，誰道衆生闕少耶？祈夢問神能坐否？菩提樹上著紅花。
不在中央不在涯，迥然無寄絕身家；者番推倒禪床後，好鎮金剛坐月華。

朝佛兼替人誦願文

二首

朝佛替人誦願文，金剛座上豈無聞？我心推入佛心裡，難得人心不我分。
兩行熱泪灑愚癡，猶有願行較我遲，推己替人人不受，大悲同體共誰知？

禮南華後欲拜虛老於雲門阻于匪警

四首

赤足濘泥世俗嫌，南華一到自莊嚴，禪師示我平常道，不問修行問米鹽。
慈雲展佈在虛空，何必竭來匪藪中？識得當前真面目，羹牆時復露宗風。
面目本來乾屎堆，虛空粉碎絕徘徊，叮嚀盜賊且休去，那有風聲漏出來。
相見亦無事，不來總憶翁！曹溪一脈水，拖帶草鞋中。

道骨橫梢庄號緣于林
事業古今人莫以期野火石
泉中產是人间罪与福

老翁屬士自題

讚頌類

附《易教頌》

讚布袋彌勒佛相

深寒也是半袈披，白布袋囊總不離；看到滿盂齋飯冷，任教鳥啄笑嘻嘻。

誦《華嚴》至善財參具足優婆夷

意偕童子往南參，寶雨天花滿眼攢，卻喜優婆夷小器，不驚奇處共誰餐？

誦《華嚴》至和須蜜女

婆須處北善財南，吻抱猶云可去貪，識得當前如夢事，休將去取兩頭探。只因名色惹人探，一切辭中好事含，怕令初機生恐怖，略從文字說離貪。

一切：經中于吻抱等下有「一切得離貪」字樣。

含怒祈請護法後蒙入夢相慰感泣賦此

昨向金剛又撒嬌，個中心事極難描，何期夢裡來相慰，遮莫癡情尙可饒。

歎所譯《恩海遙波集》不便梓行

秘本難教鼠目知，名山鐵塔付誰持？可憐鈔倦行人手，六十萬言字字師。

神犬頌全身黑惟胸間白常自來關房外守護

混世同塵聊自適，滿身純黑是風格，凡人幾個肯低頭，見我胸間一點白。

誦《法華》至白牛車喻

火裡紅蓮座久虛，是誰堪御白牛車？窮經守鬼成羈絆，忍見癡兒事糞除。

誦《法華》後

世尊垂象一拈花，萼瓣胚胎總不差，莫向紛披嫌細蕊，清香發越正堪誇。

今世忽小乘；法華會上小乘亦蒙授記。

夢南岳山神

雖是世間遺棄人，逢迎到處有山神；打包待往峨嵋去，送我岳神入夢頻。

爲某古德拈古頌進一解

何待金釵插上頭，即今睡態也風流，那干玉骨冰肌事，一晌天真不解愁。

原頌云：「佳人睡起嬾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到底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讚行中法師

澹泊好參禪，稽耙易下咽，但憐末法苦，不受嗟來錢。

悼行中法師慘死

自云曾殺人，誠衆各修因，猶恐難相信，好還竟以身！

敬讚密勒祖師餐麻

道骨橫擰全體綠，千秋事業令人哭！何期野火石泉中，煮盡人間罪與福。

敬讚釋迦佛度除糞夫

除糞不嫌污染多，世尊曾度旃陀羅，親身將至猶相告，歷劫修行正爲他。

讚後梁高僧法聰神異

羣豬被縛過街簷，得遇高僧信口占，不是總持長短句，一聲解脫首楞嚴。

讀智覩竇訓

藥物推辭話已佳，又覩齋供榻前排，臨終訓示偏生好，離緣絕照是眞齋。
師云：「病不與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林註：見《佛祖統紀》卷六。）

高僧靜謐殉法

高僧殉法報昏王，山布脂膏樹挂腸，更有壯懷難想像，割心自捧向西方。

讀張乃騫君夢大黑天持雙螺

大黑天尊入夢中，法螺雙舉逞雄風，英藏兩稿承修治，始信宿根在爾躬。

讀張乃騫君修稿感應

隨君送稿一羣鴉，念九佳期偏不差，不是天尊躬自荷，何當夢裡著烏紗？

喜吾妻額上新生朱砂痣

種姓本無差，巖居早獻花，新蒙佛灌頂，額上添朱砂。

喜吾妻常助人往生

世亂門衰久累卿，香燈早結厭離情，村姑解道吾妻事，時向喪家送往生。

讚鵝湖禪師

道場水月話宮中，揭發君心當體同，喪盡經師無限句，鵝湖一指點虛空。

讚凌行婆訶伎死禪

凌婆哭死禪，冤苦栽蒼天！爲報趙州眼，當機疾舉拳。

讀馮大阿闍黎

樓閣不須別問津，遍參白笑善財身，吾師本是毗盧佛，早在街頭等個人。

鄰寺老喇嘛醉歸

戶林塔下一燈紅，夜半歸來醉後翁；莫道心頭如俗漢，有時啼笑話宗風。

讀繅絲釘

當頭能直入，渾體善周旋，回互有無裡，如君也解禪。

隱峯二次參石頭

出死超生只兩噓，希遷道一總如如；虧他竿木隨身走，難免石頭路滑虛。

謝馮師賜〈胎藏瑜伽〉

淨光一道出心臟，夢裡蒙師早顯揚，心急郵遲何用憾？加持曾不囿時方。

謝馮師歷年賜寄法寶裝成巨帙

象王回顧轉全身，百草霑恩遍地春，貝葉裝成新大集，一鈞一畫總精神。

謝師賜〈胎藏七支法〉八首

胎藏七支理路全，此身頓覺是金仙；可憐無數娘生漢，安得吾師一一傳？

頌入佛三昧耶支

法法森羅三昧耶，如來如去總吾家，爲君久困癡眠裡，開眼始知入月華。

頌法界生支

端緣歷劫墮無明，始號今朝法界生，不是如來方便巧，空譚那得一身輕。

頌轉法輪支

花放水流轉法輪，覩桃欵悟幾人能？口頭禪理多虛度，依舊迂迴樹上藤。

頌金剛甲冑支

慈心遍攝更無仇，法界祥光觸處周，莫便凝神全廢事，金剛甲冑好同修。

頌不動尊支

幾見心空及第多，金剛座上始降魔，盲人瞎馬誰援手，說得何如跳得過。

頌如來鉤支

佛性無須向外求，胎中本具更何愁？爲君長是生分別，大好如來也用鉤。

頌普通供養支

花隨流水水隨花，能所雙亡自到家，佛已入身身供佛，斯名普供佛陀耶。

頌善道送仰山

曲徑羊腸過幾回，蒲團坐破也堪哀，勸君莫便一心去，異日還須者裡來。

頌負經得雨

不經之先，不經之後，既負既歸，雨來如驟。

讀丹霞禪師

聖僧肩上，靈照籬邊，丹霞一片，樂爾天然。

讀無名僧

學得金人口自減，往來鬧市與深巖，高僧傳裡難收拾，只爲無名落聖凡。

讀天

烏雲暴雨幾曾嗟，秋錦晚霞也未誇，萬古無言天不老，四時光景自參差。

敬謝馮師勺水之謙

勺水曾將大海收，精華豈有量能籌？欲期壁上龍飛起，妙手點睛待僧繇。

師誕放鵠

師誕念恩且放鵠，高飛直擬到花塔，何時得拜佛堂前，先替小躬繞七匝。

讚馮師遙賜親筆法疏

一印一明一註疏，層層法味契真如，個中偏領恩深處，獨愛師詮善揭纍。

讚吉祥天母

一切人前不及階，從君服役著金鞋，法身不住更何顧，踏殺人天一穴埋。

一切人前不及階，從君服役著金鞋；此二句天語；金鞋不共裝，藏法中用。

讚廖則老不肯負人

端緣不肯負何人，遂令此身長受貧，我愧南山勤蒔菊，未如薑桂老尤辛。

頌呼小玉案

呼玉有何事？期郎識得聲；誰知郎薄倖，久戀若無情。

頌遣女試僧案

遣女試採花，蜂寧不採耶？誰知露骨漢，抵死不還家。

頌《禪海塔燈》用層

初春有意試新裝，小閣凝寒半掩房，到底嬌柔天也妒，遣風吹散玉肌香。

賀馮師六十六壽大旦

縱橫遊戲利人間，花甲兩超伊點三，我愧遙承童子數，何年風浴荔枝灣。

讚則老道義

貧而無詔聖賢功，哿矣富人那識翁，外護承恩存道義，相知自喜此身窮。

讚則老善養生

受用全憑心量寬，何須豪富碎珊瑚？腰纏萬貫守財者，不及家常則老餐。

馮大阿闍黎函授東密裝璜成冊賦此讚之

筆筆如來句句禪，銀鈎鐵畫累三年，唐朝密法晉朝字，王者興時留與傳。

讚杜漢三居士

所好生平只有禪，見人回避佈施錢，相逢萍水隨緣去，落得臨終盡了然。

讀題馮師玉照

曾向毗盧頂上行，又舒光影五羊城，慈容攝盡如來德，一見便能覺有情。

賀馮大阿闍黎六十八大旦

六十瑜伽八教詮，飽餐妙味謝年年；青松白鶴何能喻，直與法身壽并肩。

讚以利亞飛昇

乘風不假道修成，帝力加持返太清，豈是皇恩偏拔度，幾人如彼矢丹誠。

讚約僧受試探

作個好人受試探，久經磨難自心甘，欲消三業超天地，萬苦千辛也應含。

讀約伯記有感

先得我心語意長，休言外典少嘉章，天庭但肯從輕報，細檢愆尤莫自忘。

恭聆普觀法師開示淨業經歷敬讚

八首

世人但念彌陀經，師與彌陀共典型，欄楯七重池七寶，當前活現在心靈。
蟻蟲原是阿彌陀，敢誘彌陀別有多，供罷紅糖何所見？黃金爲地在娑婆。

師嘗以水和糖施各地螞蟻。

經文活見在行藏，惟有一言師已忘，從是西方萬億土，何曾隔得一重牆？
一句彌陀一箇錢，乞兒正念在當前，可憐一別吾師後，錢與彌陀不相連。

師每逢初一、十五，施乞丐令念佛。

幻網纏身不自憐，無端把火燒青天，拘師入獄原無苦，念念彌陀步步蓮。
相對雖然咫尺間，聖凡未許列同班，可憐日日面相見，把手相牽總不還。
人間地獄誓爲家，悲願當年抒九華，千萬鐵窗風味客，都隨師念佛陀耶。

師嘗入各處監獄勸犯人念佛。

帶業非云再造業，往生許往不生生，以身作則誰堪比？悉見普觀悉誦名。

讚玉衡兄秉性溫良

羨君秉性極溫良，海岸渡人鎮日忙，推廣所爲成大善，從今覺海有橋樑。

讚玉衡兄威儀嫋雅

閒坐威儀似老僧，溫溫爾雅幾人能，自欣多劫才修到，得結吾兄耐久朋。

讚瑤娟嫂智慧廣大

大事居然能負荷，香燈細節嫌煩瑣，尋常一語自相期，三日修行成正果。

讚瑤娟嫂宿根深厚

初得瑤函第一篇，曾蒙瑞相顯壇前，白純傘蓋當空舉，光裡儼然佛母身。

瑤嫂來顧辭佛時得感勝光賦此讚之

佛德幽微不自知，精誠有感便逢之，聖光忽閃燭盤上，正是燃燈拜別時。

附：〈易教頌〉

甲申「姤」月梅城「蒙」難，與「家人」「遯」于文明善；溫《易》。
「益」「解」，處「屯」「蹇」而「無妄」之道。「隨」卦「萃」教以爲
頌，冀免「大過」，亦以備「同人」之商「兌」焉。（有「」者皆卦名也）

梅城：即攸縣。
文明善：村名。



乾

用九五

自修常健，利他以時，朝乾夕惕，潛見以之。